



# 宗密之傳記及其著作

幻生

「內明」月刊主編，前寄「宗密教學思想史之究研」一書，囑為逐譯，擬在該刊刊載。此書為日本鎌田茂雄博士所著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，為研究宗密思想史之專著。全書共六百餘頁，計分九章，每章就一特定論題，對宗密思想加以研究論述。資料至為豐富，論述亦稱精闢，殊為難得。

「宗密之傳記與著書」，為該書之第二章，全文九十餘頁，引證甚詳，資料收羅至富，如全部依之逐譯，可得六七萬言。「內明」月刊每期篇幅有限，亦非純學術性之刊物，每期最多僅能刊登六七千字，文章連載過久，其閱讀興趣必然相對減低。筆者原擬對其加以節譯，省畧引證資料，減少文字數量，並將此意函告沈居士。旋接沈居士惠書建議，囑為「精譯」。夫翻譯一事，必須有其原文為本，易日為漢，方名翻譯。若無原文可以與之互對，僅能稱為「意譯」，或名為「譯義」。茲為行文方便起見，不受原文文義所限，決定取鎌田博士之資料予以譯寫。其資料之取捨，可以自由選擇，文字亦不受原文所囿，或為緊縮，或為引申。與作者有不同看法之處，亦可自由論及。

鎌田博士所用之資料，均係來自中國古籍，然其蒐羅之富，用力之勤，洵堪欽佩。本文雖未署名為譯，然全文內容，實係根據鎌田博士之文而成。不敢掠人之美，特為註明。

筆者附識

宗密（七八〇——八四一），為中唐時代中國佛教史上重要人物之一。其思想博大精深，建立了中唐時代佛教思想理論的特色。就其傳承而言，在華嚴宗，他是中國華嚴宗的第五位祖師，繼承清涼澄觀的華嚴法系；在禪宗，他又是荷澤宗的第五代傳人，承繼神會禪的系統。宗密一生，兼為兩個宗派的傳人，這在中國佛教史上是極少見的。他著「華嚴原人論」，對當時士大夫揚儒道而排佛之舉，給與強有力的批判與駁難，確立了佛教在中國應有之地位。他編撰「禪源諸詮集」一百卷，對當時佛教內部的教禪之爭，互相攻擊非難，提出他的主張與看法。他在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說：「原夫佛說頓教漸教，禪開頓門漸門，二教二門各相符契。今講者偏彰漸義，禪者偏播頓宗，禪講相逢，胡越之隔。宗密不知宿生何作，熏得此心，自未解脫，欲解他縛，為

法忘於軀命，愍人切於神情。每難人與法差，法為人病，故別撰經律論疏，大開戒定慧門，顯頓悟資於漸修，證師說符於佛意。」（大正，四八，三九九，下）從他的這段文字中，可以知道他編「禪源諸詮集」，是在調和當時禪教之紛爭。他以教三家與禪三宗的融合，說明他的教禪一致思想理論。換句話說，他編「禪源諸詮集」，成為一大禪藏，其目的是在綜合統一當時中國佛教各宗各派，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。像他這種偉大思想主張，在當時委實不易多見。可惜，他的這部一百卷「禪源諸詮集」，早經散失，無法知其全部內容。不過，他為「禪源諸詮集」寫的一篇「都序」，現在依然存在，從這篇長序裏，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他的思想體系。現存的這篇四卷（如有分為二卷的）「都序」，已經成為中外學者研究的典籍，近代日本宇井與鎌田兩氏，曾將其譯為日文，我國任教於加拿大默克摩斯德（McMaster）大學研究院之冉雲華教授，並以此書為主題，為該院研究生講授半年，同

時將之英譯刊行。宗密的這篇「都序」，引起歷代學者注意研究，其學術價值可以想像矣。

宗密的學說思想，不僅對佛教影響很大，即對宋代以後的中國思想史，也有很大影響。其學說思想流傳所及，日本與韓國佛教，也深受其影響。研究宗密思想，必須從其歷史傳記開始。任何一個傑出的偉大思想家，其思想的形成，均與其歷史傳記無法分開。古代中國學者——特別是佛教學者，往往不太重視歷史傳記，只重視其思想學說，其研究結果，並不能完全澈底了解其思想的起因及其演變形成的經過；西方學者，對於一個思想家的研究，特別重視其歷史傳記，由其歷史傳記，探究其思想之起源演變與形成，故能比較深刻地認識其思想。吾人研究宗密思想，亦取西方學者治學方法，先從宗密之歷史傳記開始。

關於宗密之傳記，其文獻資料，約有二類：一為宗密自己所寫的直接資料，散見其所著的「圓覺經大疏」、「圓覺經大疏鈔」、「圓覺經畧疏」、「圓覺經畧疏鈔」等著作中，此類資料，可以稱為自傳；二為當時及後世學者為其所撰之傳記，此類資料，現存文獻計有十種，今按其撰成之年代順序，記載如下：

- ① 裴休撰 圭峯禪師碑銘並序 八五五年
- ② 靜·筠撰 祖堂集 九五二年
- ③ 贊寧撰 宋高僧傳 九八八年
- ④ 道原撰 景德傳燈錄 一〇〇四年
- ⑤ 契嵩撰 傳法正宗記 一〇六一年
- ⑥ 祖琇撰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 一一六四年
- ⑦ 宗鑑撰 釋門正統 一二三七年
- ⑧ 志磐撰 佛祖統紀 一二六九年
- ⑨ 念常撰 佛祖歷代通載 一三四一年
- ⑩ 續法撰 法界宗五祖畧記 一六八〇年

現在綜合這二類資料，論述宗密的傳記。

就第二類宗密十種傳記資料而論，亦以其中前數種傳記資料較為重要，而後期出現的傳記，大多都是根據前人的資料而來，並無新的資料出現。在前數種傳記之中，又以裴休所撰之「圭峯

禪師碑銘並序」一文最重要。裴休的這篇「碑銘並序」，收錄在「全唐文」第七四三卷，及「金石萃編」第一〇四卷，全名為「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」。近人胡適之先生，曾為此文撰一「跋」文，名「跋裴休的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」，刊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四本，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上冊。裴休與宗密為同時之人，其間法誼私誼關係至為深厚，誠如裴休在「碑銘」序文中說：「休與大師，於法為昆仲，於義為交友，於恩為善知識，於教為內外護。故得詳而叙之，他人則不詳。」宗密的許多著作，也由裴休為之作序。足證裴休對宗密所知之深，所記之事詳實可信，自無疑議。不過，裴休所記宗密事跡，亦非完整，尤以「甘露之變」，關涉宗密之事，未能記載，確為美中不足。日本鎌田茂雄，就此事而對裴休加以批評，謂裴休對宗密只揀其好事記載，而不記其不好之事。我對鎌田博士之批評，其看法不同。李訓為相，策劃「甘露之變」，旨在誅除宦官專權，恢復朝廷正統，宗密並非參與其謀。李訓「甘露之變」失敗，為宦官所追殺，逃往終南山奔投至友宗密；宗密本欲收留，為從者所止。李訓後奔他處，為宦官所執遇害。宗密因有容藏李訓之罪，為仇士良探知，遣人捕宗密於軍中，即將殺害。宗密怡然告之：「僧識訓年深，亦知反叛。然本師教法，遇苦即救，不愛身命，死固甘心。」中尉魚弘志嘉之，奏釋其罪。這正表現了宗密的偉大的一面，顯示一個宗教家從容不迫的捨身殉道精神。此事對宗密而言，並非宗密的污點。所以，我不同意鎌田博士的看法，看為不好的一面。至於裴休不為記述，這是將有個人的顧慮存在。宗密寂於會昌元年（八四一），裴休碑文作於大中七年（八五三），「甘露之變」發生於太和九年（八三五）；從「甘露之變」到裴休作碑文，其間僅隔十八九年。唐代政治為一君主專政之政治，「甘露之變」雖然旨在誅戮中宦官，但宦官並未受誅戮，而宰相却遭其殺害，足見宦官在朝廷勢力之盛，根深蒂。固事隔十八九年，當年現實人物尚在，裴休怎敢在宗密的「碑銘」裏記述其事？我以為裴休不記甘露之變，並非如鎌田博士所說，專揀好的一面記，而不記壞的一面。至於贊寧「宋高僧

傳」，與「舊唐書」「新唐書」均記載其事，因為這些文獻都是後來寫出的，事過已久，參與其事的人物均已物故，作者無所顧忌，據實記述。這不能與「碑銘」作同等觀之，以之而責裴休。

## 二

關於宗密的傳記，爲了說明方便起見，可以分爲在家時代、修學時代、活躍時代、及示寂四項明說。

一、宗密的在家時代 在宗密的自述裏，沒有記載他底出生之年；其他傳記，也未加以記載。關於宗密的出生之年，我們只能從他的傳記中，所記宗密去世之年，加以推算而知。「圭峯禪師碑銘」、「宋高僧傳」、「景德傳燈錄」、「法界宗五祖畧記」，都記載宗密於唐武宗會昌元年（八四一）正月六日，在興福塔院坐滅。宗密那年，「俗歲六十二，僧臘三十四」。會昌元年，宗密去世，那年六十二歲，出家三十四年。由會昌元年向前推算，則宗密生在唐德宗的建中元年（七八〇）；唐憲宗元和三年（八〇八）出家。一六八〇年，續法撰「五祖畧記」也說：「德宗建中元年生也」。大體也是依據這一推算而來的。宗密出生那年，華嚴宗清涼澄觀四十三歲，天台宗荆溪湛然七十歲，荷澤神會去世二十年。

宗密俗姓何，「果州西充縣」人。果州西充縣，即今四川省成都之東。這差不多是宗密傳記的一致記載。唯一例外的，「祖堂集」却未記宗密的姓氏與出生之地，僅記「師諱宗密，未覩行錄，不叙始終」。「祖堂集」成於五代南唐保大十年（九五二），爲泉州招慶寺靜、筠二德所編纂。此書編成，雖比裴休的「圭峯禪師碑銘」晚出一百年，但泉州是在中國濱海的福建省，山川阻隔，與內地交通不便。顯然靜、筠二德編「祖堂集」時，尙未見到「圭峯禪師碑銘」，故對宗密的姓氏及其出生之地，無從記述。至於宗密的家境，「碑銘」記爲：「師本豪家」；「宋高僧傳」等記爲：「家本豪盛」；「五祖畧記」說：「家世業儒」。我們從這些記述中，大體可以知道宗密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儒者之家。關於這一點，宗密自己也說：他從七歲至二十五歲，一直在

家中誦習經典與佛典。如果不是一個富有的儒者子弟，恐怕不會長期留在家中讀書的。

宗密，一般稱爲「圭峯宗密」。「圭峯」之名，乃長安終南山一山峯名稱；宗密因住終南山甚久，故以之爲號。如「五祖畧記」說：「五祖諱宗密，號圭峯。師居此山，因得斯稱。」

依據裴休「圭峯禪師碑銘」，記載宗密的少年時代，非常簡畧：「少通儒書，欲於世以活生靈。」「宋高僧傳」也說：「少通儒書，欲於世以活生靈，負俊才而隨計吏。」由此，可以知道，宗密從小便通達經典，並懷有悲天愍人的救世心願。依「宋高僧傳」所說，宗密的少年時代，還「負俊才而隨計吏」，他似乎也隨當時的官員出去走過一次，是否做過一點小事，不得而知。至於他研究佛典，那是在弱冠之年。「景德傳燈錄」說：「髫齡通儒書，冠歲探釋典。」，「五祖畧記」也說：「師髫齡時，精通儒學；泊弱冠，聽習經論。止葷茹，親禪德。」

這些傳記所記的宗密歷史，其資料的根據，大概都是依據「圓覺經大疏」而來。宗密在「圓覺經大疏」中說：「髫專魯誥，冠討竺墳，俱翊筌器，唯味糟粕。」所謂「髫專魯誥」，「髫」依「陸韻」解釋，乃指小兒之髮。所謂「鬚齡之年」，即指十歲之間的小兒。「魯誥」，乃指儒家典籍。「冠討竺墳」，「冠」，爲「束髮戴冠」之意，一般指二十歲之人。「竺墳」①，即指天竺（印度）古籍，當然就是指的佛典，綜觀這二句的文意，其意是說：他從幼時的垂髫之年，直到成年弱冠之前，都是專攻儒家的典籍，弱冠之時，才研究佛教聖典。景德傳燈錄與五祖畧記等，可能都是依據此文而來的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 註釋

①清遠「圓覺經疏鈔隨文要解」說：「墳者典墳。三皇之書，謂之三墳。言大道也。聖人在，唯文藉之在，在墳之所在，故云墳。五常之書，謂此之五典，言常道也。夏商周之書，謂之誥，伏羲始書八卦，結繩之政，八卦之說：謂之八索。九州之志，謂之九丘。丘即上古帝王遺書也。」（「禮」續，一五，二六七C）